

# 文萃

第三辑

上海書店出版社

# 文萃

第  
三  
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THE ARTICLES DIGEST (Published Every Thursday)

第 二 年  
4

# 文萃

## 目 要

|                      |          |
|----------------------|----------|
| 時事週評(七則)             | 公孫求之     |
| 從議場到戰場               | 丁靜       |
| 戰局答問                 | 劉移山      |
| 開無條件和平               | 梁純天      |
| 否決權與西班牙問題            | 薩高老夫作    |
| 論「否決權」的意義            | 岳光輝      |
| 一個政治家的成長：法蘭茜絲·潘金斯作   | 清連譯      |
| 辱罵，難道是批評？            | 石東       |
| 論石東先生的漫畫和洪道先生的批評     | 世杞       |
| 南京和談經緯               | 中外文萃     |
| 烟台海戰前後               | 李普       |
| 初到解放區                | 趙則誠      |
| 漫畫(三幅)               | 石東·米谷·圓民 |
| 上海雜誌界聯誼會致政協第三方面代表備忘錄 |          |
| 文萃信箱                 |          |

版出日一十三月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 行 印 社 萃 文 ★



## 英美之間

上海臧二大子一案，開會請願，至今沒有下文，兇手被隱匿，拒不交出，市政當局反為被告緩頰，法院方面自然也力不從心，無可奈何了。相反，香港小販黃水祥被踢死，不但在九龍引起華人的示威，也已引起港當局的注意，而將兇手賽埃德付之法律裁判了。港滬兩地，係於鴉片之役同時淪落，殖民地的資歷於今百年，為何今天在治術上有如此的不同？無他，一個是在大英治下，一個是在星條旗佔領下而已。（城）

## 狐狸的尾巴

美國人對付殖民地的方式，大約究竟趕不上他們的英國「老大哥」，此所以中國人民要批評，連菲律賓人民也要起來反抗了。如果我們一定要作比較研究，觀乎羅伯森上尉拋散食物，任中國兒童搶取，然後攝入鏡頭的調子（見廿九日文匯報），倒確實和日本人的手法相同。所不同者，關於大規模屠殺的場面，日本人是親自動手，而美國人則較為狡黠，他們躲在幕後，假手中國人以殺中國人，而自己以為偽善的和事佬姿態出現，如此而已。（城）

## 愚·怯·狡

上海大公報陰陽怪氣，假充正經，在十月二十八日的社評中，高呼「向政府要文化政策」，真似苦口婆心，說得頭頭是道。其實，以大公報

主筆的經驗，他何嘗忘記得了現代歷史的事實與教訓，法西斯與文化不並存，法西斯的文化政策，就是將所有的文化連根拔掉，寸草不留。這位主筆如果連這一點也看不清，那就太愚；如果看清了而不敢說，是其無勇；明知其無所影響，無可作為，而故作婆婆媽媽之筆，以欺瞞讀者，是其用心太狡。質之大公報讀者，以為何如？（山）

## 所謂「新的革命運動」

響應司徒雷登在今年中國國慶日所作「新的革命運動」的號召，近來頗有些「無名英雄」蠢蠢思動，躍躍欲試了。這些「英雄」們，從其擺出的「大公」超然姿態上，倒也頗使人覺得天眞得可愛；只是因為還是不得不擁戴一個大亨，也就並不見得如何勇敢。而仔細拜讀那些「具體主張」之後，就不禁使人胡塗，因為全篇美麗的謊言，到頭只落得幻夢兩個字的結論而已。中國如需要再革命，則革命應該早已開頭，不待從北美輸入，由一位外國大使來發起。由美利堅輸入，由司徒雷登發起的，那一定不是革命，如果一定要叫它革命，那只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革命而已。可敬的「英雄」們，你們果爾真是一股熱忱，可當心上山姆叔叔的大當。（培）

## 強身之術

兵役局長徐思平廿五日招待記者發表談話，說兵役「消極的為增強國防，積極的為強健國民身體」。善哉斯言！中國的子民們，即使你們的知識水準太低，不懂得什麼「國防」不「國防」，但今天遍地災荒，飢寒交迫，為了「強健身體」，也趕快當兵去罷！（洛）

## 上台容易下台難

張家口攻陷之後，南京的和平攻勢，其基本目的，本不過在爭取第三方面參加國大。只看周恩來一到南京，蔣主席就飛台灣，兩星參商，對和談又何嘗有誠意，又何嘗談得了。如今第三方面經過一禮拜的奔走呼號，和平方案一再磋商，一再斟酌之後，正待提出，却又收回，這樣閃閃躲躲，不但看出第三方面的困難，也看出他們的危險了。

安東又陷，烟台受攻，情勢決無半點中和與樂觀之望。我們倒要看今後第三方面如何自處，如何下台了。（普）

## 弗朗哥哪裏去？

賴依在聯合國大會的第一炮，意外的竟瞄準了弗朗哥，各國代表的掌聲，因之雷動。如今，要看英美如何鼓如簧之舌，以為這個法西斯孽障再一次死裏超生了。（喜）

## 文萃

· 第二年第四期 ·

（總第五十四期）

每逢星期四出版

上海福州路八九號三樓三九號

編輯者 文萃社

出版者 文萃社

· 本期定價國幣一千元 ·

# 從議場到戰場

公孫求之

在南京的非正式的和平商談尚未開始時，陳誠將軍已搶先在北平召開了軍事會議。在和平商談遲遲不進，還沒有得到任何結果的時候，軍事會議却已經開花結果了。

東北：政府軍三路進攻安東，已於廿五日佔取安東；山東：政府軍水陸並進，猛攻煙台；平漢線：政府軍於廿四日由安陽向北推進，打通平漢線的戰事勢將大規模展開。此外，蘇北、陝北、晉南到處都是烽煙大起。

可是回頭看南京。和談如同難產前的強烈的陣痛一樣，誰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安然生產，或者生產出來將是一個怎樣的畸形兒。戰場的消息使人苦痛地預想到，南京的商談大有可能陷於流產的慘境。聯社南京二十六日電說得好：

「中國高級指揮方面明顯之武力政策，二十六日已令第三方面之和平努力湮沒不彰。國軍採取攻勢消息仍陸續傳至首都，觀察家甚異國民黨領袖一方面容許軍事活動繼續進行，一方面則謀與共產黨成立協議。：就軍事論，戰爭行動有日益擴大之勢。政府方面亦承認國軍切實採取攻勢，已打破第三方面謀令國共恢復談判，成立協議之希望。實則和平前途，較周恩來未返京時希望尤少。觀察家多以此責任直接歸諸指揮軍事之人員於非正式和談甫經開始之日，容許其部下採取新攻勢。」

人民本來滿懷希望地看着南京和商的議場，但凝望着議場的目光現在又不得不轉向戰場上去了。一百聲和平的空頭諾言抵不過戰場上一顆砲彈的嘯聲。在這種情形下，第三方面的努力和全國人民的希望究竟還能維持多少天呢？

## 要問一個清楚

但無論如何，第三方面爲促成這次和平商談的繼續努力總是值得欽佩的。他們的工作艱辛可以由沈鈞儒老先生的這個說明中看出：

「直到今天（二十六日），政府與中共代表尚未正式見面會商，仍由第三方面用各種方式試探兩方面之意見，並傳達之。昨日起，第三方面人士已發展爲分工拜訪各代表，務必探詢出癥結所在，以便對症下藥。」

各方代表是在廿一日會集於南京的。但因並無正式會議，故只能算是非正式的會商。第一個星期就是在第三方面奔走於國共雙方探詢意見中過去了。現在各處戰事既已更形猛烈，則今後南京會商的情形殆難有更大的發展。寄語第三方面諸公，你們的努力總不是白費的，因爲人民也和你們一樣，希望把雙方意見探詢個一清兩白，當我們能够看出「癥結所在」之時，人民的力量終於是能够解決的。

我們要問清楚什麼呢？我們以爲，從今年年初的局勢發展下來，到了現在，不管好也好，壞也好，是到了做總結的時候了。我們需要把過去的問題在此時澈底地來清查一下。

在軍事問題上，我們需要問清楚幾點：

（一）今年一月十日的停戰協議是開啓和平商談的一個始點，這個協議中規定「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根據這個停戰協議而產生的軍事調處執行總部於一月二十一發布和字第二號命令，其中指出：「雙方部隊即日隔離並停止作戰，指揮官應採取各種步驟恢復一月十三日夜晚十二時之情況。」我們要問，國共雙方以及參加協議和參加執行部的美方調人是否至今還認爲這協議這命令繼續有效？

（二）近數月來，常見提到六月協議的草案，最近政府所提八條中又見提到。但六月協議草案全文至今未見正式發表，十月廿六日聯合晚報上透露了一部分，似尚不完全。我們要求全部公開。然後我們可以公開研究何以這些協議當時未能完成，或有些部分完成了又未簽字？我們也要問清楚，雙方現在對六月協議草案的全部內容的態度到底如何？

（三）從一月十三日以後，雙方都會用武力進取得若干地方，政

府方面進佔的地區更多。現在我們也要問一下，對於武力佔得的地區，雙方所取態度到底如何？在民主政治下本只應允許各黨派在各地方法通過選舉票作政爭，而不容許用武力佔領。假如現在肯定了由武力之所得不能絲毫讓步，那麼所謂放棄武力，而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還會有什麼實際意義？

(四) 政府方面從六月底以後即堅持對若干地區的要求，假如不給我，我就用武力來拿。這些地區中，有些部分至今確已經用武力佔得，而有些地區——主要在東北，尚未取到。我們不能不問清：現在政府的態度到底如何？

(五) 「實行軍民分治」，「嚴禁軍隊干涉政治」是政協會中決定的原則，依據這原則，斷不能承認某一軍隊居某地，某地的政治即歸他管。軍閥的防區制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我們要問清楚雙方，是否還承認政協會所定的原則？

我想，以上這幾點是首先必須弄清楚的。因為假如不承認一月協議，則停戰問題已失去根據，另起爐灶再談，縱然能再談出個辦法，也會馬上又被否認，那就永遠不能得出什麼結果來了。假如過去用武力佔得若干地區即認為既成事實，不能改變，而且還企圖用武力繼續造成新的既成事實，則還有什麼和平商談之可言。假如軍閥的防區制還被堅持，那就是民主的地方自治原則被否認，則以武力爭奪地方的慘劇勢必繼續演出，無論什麼商談都是空話。

再就政治上看，也有幾件事是至少必須問清楚的：

(一) 解決政治問題的基礎是一月卅一日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五大決議案，這些決議案，至今雙方是否還誠意遵守，顧全部執行？自然是必須問清楚的。

(二) 按照政協協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改組政府。我們要問清楚，改組政府是否包括改組行政院在內，僅僅改組國府委員會是沒有意義的。又要問，改組國府的名額分配究竟如何？國民黨只允中共與民盟佔十三名，而中共與民盟為保障和平建國綱領不被修改，堅持至少要有十四名，這問題究竟如何了？還要問，改組行政院，還是只是國民黨內人事的變動呢，還是把幾個重要部分由其他黨派担任？

(三) 國民大會召開問題顯將成為中國分裂或團結之標石。所以必須在此時間清楚，國民大會是否要按照政協決議，在政府改組以後，經過各黨派協商然後才召開？片面召開國大就是製造分裂，對於這歷史的責任問題，是一定要弄個清楚的。

(四) 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提出四項有關實行民主，保障自由的諾言，至今是否尚有效？也是必須在此時間清楚的。所謂「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說得這樣明白的話，在事實上從未實行過。我們必須問清楚到底如何。

(五) 和平建國綱領中附記第一項特別規定，「凡收復區有爭執之地方政府暫維現狀，俟國民政府改組後，依施政綱領政治一項，第六第七第八三條之規定解決之」。所謂六七八三條的規定就是「積極推行地方自治」，「縣自治」，「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採均權主義」。這些規定現在是否還遵守？我們也非問清楚不可。因為這些規定還有效，則地方政治問題才有解決的曙光，否則一定弄成僵局。

(六) 關於憲法，雙方是否還願遵守政協會所決定的原則，也是一件緊要的事。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尤為憲法問題中爭論的焦點。政協原則的最主要精神亦即在此點上，此點動搖，全部即動搖，所以也非清楚不可。

由這幾點來看，就可知道，原來一切問題若依政協決議，都可迎刃而解。若真停止內戰，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則必須走回政協之路；離開此路，空談和平，終歸只是釀成戰亂。所以與其另想辦法，彌縫敷衍，不如走回政協之路。誰在這些具體問題上，不願遵守政協決議，誰就是和平的罪人，是戰爭的禍首。

第三方面諸公現在在奔走探詢，想來一定是會把這問題一一問清的。

假如雙方的確都是誠心遵守自一月以來的關於軍事與政治問題上的協議，那麼和平與民主馬上就可按部就班地實現，簡直用不到開多少次的會議。反之，假如有一方面便是不承認過去的協議，那麼縱舉行幾十次幾百次的會議也難有和平的保障。則「癥結何在」，便很清

楚。誰破壞過去的協議，誰就是阻死了和平商談的「癥結」。在這情形下，除了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來打破這癥結的，還能有什麼其他辦法？

### 最後一個和平機會

第三方面經過多試探研究後，已於十月二十八日向國共雙方提出一和平方案。當記者執筆時尚未得悉此方案的内容，但這方案所可能遭遇到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

政府方面至今仍堅持其十月十七日所提的八條，中共方面也一直堅持其二條原則。八條和二條的距離，記者在上期本刊已加以分析。第三方面不願承認以政府的八條或中共的二條為商談之基礎，所以另提一新方案。這個新方案可以設想是折衷性的。然而無論怎樣折衷，第三方面的意見總不會與政協決議的內容相違背，尤其是關於政治方面的問題，第三方面除了在政協決議的範圍以內出主意，將不可能提出別的意見。假如一切意見無非是政協決議的具體化或引申，則主張照政協辦事的中共當無加以拒絕的理由，但政府的八條，其內容如我們所已指出的，大多與政協決議相違，是否會因第三方面的力量而讓步，實不能令人無疑。

更加表現出第三方面建議之折衷性的，或許是在軍事問題上。中共方面要求恢復一月十三日態勢，政府方面則要求承認「既成事實」，並要求實現過去所曾提出的一切要求。在這兩種絕不相容的主張之間，第三方面也許會提出若干既不同於此，又不同於彼的折衷意見。但是我們不能不首先想到，政府方面會同意不堅持其主見而作相當的真實讓步麼？

自政府軍進佔了承德、淮陰、荷澤、高郵、寶應、張家口、安東以後，表面上看起來，政府軍確是得到了若干勝利。這種勝利正如塞翁得馬一樣，究竟是禍是福，實在很難說。在現在看來，政府方面確已因軍事勝利而嗜戰的氣焰大大的高漲。一個政府公開表現了其對內戰的興趣，難道會有好結果麼？甚至如孫哲生氏在十月二十六日也向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說是佔領安東不過是因為「共軍阻止接收，故國軍不得不出動排除阻擾，以完成安東之接收。」我們知道孫哲生氏向被認為政府中之持論較公正者，如聯合社南京二十六日電說：「孫科邵力子諸氏可信其誠意由談判獲得妥協，而其他國民黨分子則以在戰場上解決國共問題為最善方略。」現在連孫先生也公然發言

，為武力政策作辯護，可見嗜戰派的影響確已因佔領幾個城市而益加普遍了。南京中央日報二十六日社論中幾乎是用恫嚇的口氣向國共第三方面說：「這半個月（指十一月十二日以前的今後半個月）如果再等閒錯過，我們便不能再利用血來締造國家的和平統一。」其堅決要打下去以求一統江山的決心更躍然紙上。由此我不能不想到今天上海報紙上所刊南京中央日報的廣告：「君欲瞭解國策動向，政局發展，中央意旨，人民公意，唯有中央日報能作最正確之報導與最迅速之反應。」假如廣告並非吹牛，則中央日報二十六日的社論已經用一個「血」字把「中央意旨」和「國策動向」給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了。在這情形下，一月十日的停戰協定和一月卅一日的政協決議已不在眼中，第三方面的方案能有多大力量，實難令人有樂觀的希望。

於是，我們不能不回頭來看戰場。

從這一次世界戰爭中，我們已看到，無論在歐州戰場還是在東方的戰場上，最初佔領許多城市的方面都不是最後的勝利者。所以我們說，三個月來，政府軍佔得若干城市，是禍是福，尚未可必。拿實際情況看，這幾個月來，政府軍雖以勝利自眩，但中共方面却也在宣稱着，只在七八九三個月內已消滅政府軍二十五旅，十月內又消滅了五旅以上的兵力。假如政府軍愈益增加其所佔領的點與線，只不過供給對方以有利的條件，使更能選擇時間與地點來進行其主動的出擊殲滅，那麼我們實在不能不為好戰分子今日的揚武耀威的姿態而興悲。這一次南京的和談若竟不成功，則今後的戰場顯將呈現為一種長期搏鬥的情況，一方面是點為根據以消滅對方的面；另一方面則想以面為根據以克服對方的點。這樣長期戰爭的具體發展情況如何，我們自難具體估計，但是以一個簡單的血字就能趁心如意地達到其慾望，這種打算算終歸不能成功的。

我們不能不向好戰份子作最後一切懇切的呼籲。莫要為一時表面的勝利而糊了心肝吧。須知這已是最後一次和平的機會。假如憑藉武力取勝的野心而放過這一個機會，則中國人民與中國民族固然要因此而遭遇又一度長期的磨難，但是最後崩潰的決不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民族，而只是那與人民為敵，執迷不悟的黷武份子！

# 戰局問答

丁 靜



『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春秋，慎大篇。

甲

老兄，我是素來對中國前途懷抱樂觀的人，并且深知中

國的光明不能離開武裝鬭爭，可是，不幸得很，正如陸放翁所說：『笑儒冠，自來多誤』，知識份子誤了我沒有學兵。看到戰局變幻無常，真有些迷惘起來了。還要向你多多討教。

乙 豈敢，豈敢。不過，由於

國內局勢今後主要取決於戰爭，由於今天中國的內戰已不僅僅是內戰，而是新的決定民族、民主與和平前途的戰爭，所以我也正在加緊向戰爭學習。讓我們談談戰局，一定會對局勢前途認識得更清楚吧！

甲 我是相信人民力量的，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人民力量並沒有潰敗，今天的局勢，頂多不過是一九二七——三六年中十年內戰局面的重複罷了。

乙 你這種『慷慨悲歌』的精

神很好，不過據我看來，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今天的形勢，已經與廿年前或十年以前大不同了。在十

年內戰時期，由於大革命後期的不够堅決，人民的力量是處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生長過程裏。那時候：人民的武裝異常弱小；它的對方則又異常的強大；人民雖創造了根據地，可是數量很少，可以使對方集中兵力來圍剿它，造成了圍剿與反圍剿反覆的戰爭形式；那時候，對方有『不是一個、而是近十個』的帝國主義的援助，而帝國主義是處在戰後穩定的情況之下；那時候，世界人民運動處在低潮狀態，蘇聯還剛剛開始建設；而中國的一部份中間階級，受了法西斯欺騙，認錯了敵友；最後，人民戰爭的經驗還不豐富，還沒有完全懂得如何戰勝強大的對方。十年以後的今天，這些情形已經基本上不同了。

甲 是的，這樣說來，目下的戰爭，很少讓對方集中兵力圍剿的可能了。但是，今天的情勢，不是與抗戰時期相同嗎？有很多人說：今後中共的戰略，又恢復到抗戰第二階段中『游擊戰為主』的形勢了。

乙 那也不對！我們知道：抗戰時期的敵人是日本法西斯，在敵後區域中，敵強我弱的對比是很明顯的，那時候，敵後的解放區建立不久，還不如勝利以後的鞏固，更不如實行新土地政策以後的鞏固；那時候，根據地是完全被分割的，抗日武裝還不如今天的壯大，也不如今天戰爭經驗之豐富。還要注意一點，那時候，基本上是處於『兩面作戰』狀態之內：一方面，敵後人民要應付與百分之六十五敵軍與百分之九十七偽軍的戰鬭，一方面又要應付龐大的反人民軍隊的隨時偷襲。在它的對手方面，因為掛着『民族抗戰』

的招牌，所以可以無限制地使用國內與國際的有利因素及力量。但是在今天，以上這些條件都大不同了，人民的力量壯大了，解除了『兩面作戰』的威脅。因為是新的民族戰爭，它的對手就不能取得抗日戰爭時的便利，雖然美國反動派會支持這個戰爭，但是決不可能如對日戰爭時，取得國際上多種力量的支持；而美國呢？也不再是反法西斯時團結向上的美國，而是分裂的，瀕近危機爆發的美國。這些因素，就決定了今後的戰局不完全與抗戰第二階段相同；具體的說，人民武裝一開始就不必以游擊戰為主，而是採用以運動戰為主的戰鬭方式，并且將獲得國際與國內的日益增多的支持。當然，這不否定廣泛的游擊戰爭的存在，這兩個方式的相互結合，更能發揮他更大的效能。

甲 可是，老兄！你忘記了對方是『美式配備』呀！美國武備證明了比日本的好。

乙 這是一個對於『戰爭決定因素』的認識問題，中外古今的戰略家，雖然不忽視武器的作用，然而大都認為更根本的、主要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物質而是人力。任何新式的武器，即使無線電駕駛的飛機也罷，都是不能脫離『人』來使用它的！所以，大戰略家克勞維茲說：『戰爭是人的角逐』。而這次大戰中，使用火力最充足的美國，它的參謀總長（現駐華特使）馬歇爾也說：

『我們認識了武器的力量以後，便會有一種高度危險的、而且非常動聽的理論產生：即是說，我們的勝利，只須依恃機器的力量，而不必需要人力了。』

我們認識了武器的力量以後，便會有一種高度危險的、而且非常動聽的理論產生：即是說，我們的勝利，只須依恃機器的力量，而不必需要人力了。

「這是一種與法國消極防禦理論相同性質的謬論。馬奇諾防線的愚謬，使法國不能挽救它的失敗。這種新理論的愚謬，也將使迷信它的人不能挽救失敗。……」

「在自衛中，只有進攻的能力才是有效的防禦。然而，進攻的能力，決不是依靠機器，機器必須有人力來運用它。而且，必須有人力和敵人相肉搏，有人力去拔除敵人的作戰根據和作戰生產的建置，這樣戰爭才能終結。」

「這一理論的最好證據，就是不列顛的戰役。英國皇家空軍有著優秀的戰鬪機、雷達控制器、無數的高射砲、卓越的砲火效能，但是它缺乏人力，所以不能免遭德軍的空襲。……」(Gen. Marshall's Report: The Winning of the War in Europe and the Pacific; P. 13-15)

甲 理論不錯，事實上恐怕不然吧？

乙 事實上，古今中外歷史上，我們看到的以弱敵強，以劣勢武裝戰勝優勢武裝的戰例甚多。即以近來戰爭中的美械武裝來說罷，並不是不能被僅有輕武器的武裝戰敗的：「天下第一軍」的第一師、第一旅、第三師……都是美械配備最高度化的隊伍，然而第一師被敗於浮山，第一旅旅長、第三師師長被俘虜，甚至全部美械的暫十二師、第十師，則於山東的靈山及鄒平地區，被敗於中共的地方兵團（比八路軍主力配備尚差一籌）之手，足見美國武備並不是決定勝負的東西。

甲 不過，「和平日報」的說法，似乎也有道理，它說：如果不是武備決定戰爭，那麼為什麼日本還保有陸軍主力却不能再困獸之鬥一番，而要投降了呢？

乙 這種說法只看到日本武備方面的劣勢，而沒有看到更主要的一面，日本軍隊在投降前已被決定了的被殲滅的命運。如所周知，日本軍隊在琉璜島、琉球島戰役中那樣「歷史上最鉅大的火力攻擊」中尚能持戰兩三月之久，並且還準備用它剩餘的陸軍主力「血戰華中、退守華北」；但是當蘇聯對日宣戰破壞了日本整個戰略計劃之後，當日本軍隊看到紅軍勢如破竹的進軍以後，看到「皇軍之花」的關東軍被「圍殲」的命運以後，便不能不放棄了困戰的妄想。所以，與其說日軍屈伏於武備，還不如說日軍是看到它不可避免的殲滅命運以後，而要想保全殘餘人力的一種掙扎。

甲 「和平日報」還徵引國軍戰略家的話，駁斥中共的戰略說：「日軍尚有『有生力量』，為什麼不能採取游擊戰與運動戰」呢？

乙 這完全忘記了進步戰爭與反動戰爭的區別，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且決不能脫離政治，共軍游擊戰與運動戰的存在，不但決定於有生力量的保持，而且決定於羣衆的支持，沒有人民，沒有羣衆支持，游擊戰與運動戰立即就會被消滅的。

甲 那位「戰略家」還有一段奇怪的話，說是共軍即使游擊戰運動戰也不可怕，因為國軍可以憑藉優勢武器與快速交通部隊，來一個「閃電戰」，把共軍一舉而殲滅。我知道這種話是「色厲內荏」，「閃電戰」的神話早已隨戈培爾而火葬了，希特勒進軍很快，但不能消滅英國與蘇聯的主力，不是失敗了嗎？

乙 如果說，「閃電戰」（憑藉優勢兵力及

速度，）還能降服「千矛萬盾」的資本主義國家法蘭西；那麼，對於落後的、並不是以城市決定鄉村的大物博的中國，就一些用處也沒有了。何況，國軍的部隊，不論怎樣「強」，又哪裏能進行「閃電戰」呢？打了四個月，交通線還打不通，「閃電包圍消滅」更談不到了。

甲 不過，老兄！你別強調人力，國軍的人數也不可謂不多呀！據共方宣佈，國軍的陸軍是一共九十一個軍，二百五十六個師，亦即二百零六萬人之多。共軍方面，人力也不見得超過國軍呀！

乙 是的，共軍的總兵力，並不過國軍，而且由於共軍在共區並沒有施行徵兵制度，以及過去曾經執行整軍的結果，總兵力要少於國軍。然而，我們上面所說的「兵力」，並不是統計表上的「兵數」，兵力是說能够勇敢作戰的有生力量，兵數却不一定，例如在兩百零六萬人之中，是把留在後方維持治安必不可少的、反對內戰的、吃空名字的、隨時可以「放下武器」的……都包括進去的。那麼這個兩百多萬人，比起勇敢自衛的、上下一心的、兵強糧足的、而且是以逸待勞的共軍來，即使僅僅一半人（當然不止）吧，又是「人力充足」的呢！

甲 即使這樣，國軍仍可以集聚它的優勢兵力，利用它的交通便利呀！

乙 可是國軍的戰略企圖并非如此。國軍的戰略意圖很大，它要「打出一個結果來」，它要解決七線三點和佔領全部共軍的城市，因此除了留下必不可少四十九個師看守老家及邊疆以外，已經把七十四個軍：二百零六個師、一百七十

四萬人投入了前線，這已經是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孤注一擲了。然而，戰略意圖如此之大，後備欠缺，調度不靈，加之共區地形複雜，人民情緒昂揚，就是主動進兵罷，也難免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如果一遇反擊，便手足無措了。

甲 難道不能『逐個解決，把共軍分而食之』嗎？

乙 不能，因為共軍分散作戰有素，你打這裏，他會拿那裏，必須『全盤解決』。

甲 難道不能在分兵前進之外，留一些作後備，準備隨時應付急需嗎？

乙 不能，兵力太少，分兵前進已經不夠，後備更談不上了。

甲 有何事實？

乙 多得很！根據新華社的消息，一、武漢守備軍、瓊崖駐軍、剛剛派到台灣去的駐軍、原定派到日本去的駐軍、原定守備遼寧的部隊，都已改調到前線上去了。二、浮山胡宗南第一師的失利，就是後援不繼，遭共軍集積優勢兵力打擊。三、王耀武部在膠濟路原有三個軍，六月初受挫後即要求援兵，六月下旬在美艦援助下運來兩個軍，一個獨立師，本擬八月內打通膠濟線，但七八九三個月內又折損了兩個師，只得要求再增援兩個軍，但最高統帥部方面回答無兵可派，只得拚命攻擊，却又敗於靈山、鄒平，折損一個師，而援兵却遙遙無期。

甲 那麼，已佔領的區域，是不是可以先『清鄉』一下，以求穩定『後方』呢？

乙 也不可能，因為兵力不足，時間上也不是一蹴可成的。八路軍新四軍最近挺入國軍佔領

區後方，就是明證。

甲 那國軍豈不是很危險？

乙 更大的危險還在後面呢！因為過去中共區還沒有正式宣佈全面抵抗，解放區人民還剛剛開始轉入動員，開始湧入正規軍、游擊隊與民兵，才開始集中兵力，便已遭受這樣重大的打擊。自從張家口易手以後，解放區人民解除了和平的幻想，解除了像保護張家口的這類城市的負擔，以後的軍事力量自然還要更形增強，兵力的使用必然更加自由機動靈活，可以隨時集中使用。而國軍方面的情形，却正好相反，兵力使用已經不能增加了，而且在被共軍消滅以後，剩下來的約一百五十萬人中，其中一半要用於守備，其用於進攻的另一半，又須繼續轉用一部份於守備其餘新攻佔的地方，再不斷遭受殲滅的打擊，則剩下來的八十萬兵力雖能依靠裝備暫時佔領幾個城鎮，却不能打通公路線與鐵路線，更不能在野戰中保持優勢。所以，國軍佔的城市愈多，防線就愈長，補給線就更難維持，被動性就更大，弱點就更多，被殲滅的機會就更多了。

甲 怪不得，共軍寧可在達到可能的殲敵目的後，就棄守城市。原來這不是戰爭的失敗，而是保存有生力量，準備轉來的進攻。

乙 你這個說法，只對了一半。從前面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中共的這一着除了消極的保存力量以外，還有積極的『促成有利於己的戰爭形勢』的因素。孫子兵法早就說過：『上兵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說『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

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足見攻城是頂不智的事，而造成對方弱點，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以取得最後勝利，才是『善用兵者』。

甲 這也許就是共軍不敢採用陣地戰的理由吧！

乙 共軍是不能打陣地戰，四平街之戰，證明共軍能够打陣地戰，但是在共軍方面看來，陣地戰頂多只能消耗對方火力，而不能達到殲滅對方的目的，前面說過：國軍火力很強，但是火力不能決定戰爭；只有消滅對方有生力量，才能最後決定戰爭。孫子兵法說：『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就是說火力弱的部隊，若作堅守堅戰，簡直是火力強的敵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主張『不若則能避之』，避開對方兇猛的火力，而在有利時消滅對方。要知道，決定戰爭的還是殲滅戰，毛澤東將軍總結十年內戰中國戰略時說道：『殲滅戰對於任何敵人，都起了決定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團，不如殲滅其一個團』。因此，中共避免陣地戰，而採用野戰求殲滅敵人。

甲 你這種說法簡直自相矛盾，既然承認國軍火力強，又怎能殲滅它？

乙 並不矛盾。因為國軍戰線延長以後，兵力勢必分散，共軍則兵力集積，隨時可以集中優勢兵力，以數量上數倍於國軍的兵力，殲滅對方。這種殲滅戰，一般不用之於攻堅或守堅，因為國軍火力強，工事堅固，攻堅或守堅均損失大；而是尋求野戰機會，打擊運動之敵。如果說：共軍在全國是企圖以少勝多，這時候在戰場上就必須以多勝少，而且使用共軍的拿手好戲——白刃

戰與夜戰，使對方火力無從發揮，才能達到殲敵之目的。

**甲** 有何事實證明？

**乙** 過去共軍的勝利，都是證明。這樣的作戰方法使國軍雖擁有美式裝備、交通工具、空海配合，而戰鬥力仍遠不如共軍，加上共軍在包圍國軍後的宣傳攻勢，國軍就紛紛瓦解。而其結果，共軍損失極小，如蘇中之戰，根據新華社的報導，雙方損失為一與十七之比，三個月的總戰果，雙方損失為一與八之比，而國軍被俘數字要比傷亡數目大上十幾倍之多。

**甲** 如此說來，共軍的戰果一定很大？

**乙** 是的，共軍在過去七八九三個月中，已使國軍損失十五個整師（現旅），兩個交通警察縱隊（等於師），卅三個整團，十一個保安團，廿二個整營；十三個整連，人數約在廿三萬人之譜。十月初以來，又先後在平漢、冀東、山東、蘇北、熱南、東北各處殲滅國軍二萬餘人，合共廿五萬人以上。十月初統計，如果以五千人為一旅計算，則顧祝同、湯恩伯部各被殲七旅，閻錫山四旅，薛岳、胡宗南、王耀武各二旅，杜聿明一旅。顧、湯、閻、受打擊最重，胡、王次之，在國軍高級將領中，僅薛岳、李宗仁、傅作義、馬占山、程潛諸將軍所部未受重大損傷。

**甲** 這樣說來，國軍要想「打出一個結果來」，——要想使共軍在它的打擊下降伏，乃是完全辦不到了，而且今後共軍分散鄉間，比現在更取得了主動權，國軍要想殲滅它主力，就更困難了。

**乙** 據我看來，共軍還有兩大收穫。其一，

中原共軍，「放虎出柙」，未受重大折損而突圍，并在陝南、川鄂邊打下新地盤。其二，東北共軍因關內之戰獲得休整機會，對東北今後戰局定有重大影響。所有以上這些，不能不說是共軍在其區域堅決實行耕者有其田，而取得農民支持的結果。其次，共軍歷年來練兵及注重地方兵團、民兵工作，也是很重大的因素。

**甲** 這說明了運動戰為主、集積優勢兵力殲滅敵人的方針，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勝利的方針。……可是，老兄！我還有三個疑問，弄不清楚。

**乙** 什麼疑問？

**甲** 第一個：國軍將領精通戰略，不論就是兵學或實戰來說，總要強過我們，當然不是傻子，為什麼要發動這種沒有把握的戰爭？而在今天，為什麼還不肯收束這種無益的戰爭呢？

**乙** 古今中外歷史上，儘多着這樣機械的、單純以軍事觀點看待戰爭的「戰略家」。否則，歷史上就沒有希特勒這類人物了。他們把武器看成萬能，把外國的援助看成萬能，以為靠了它就可以隨心所欲。另一方面，他們害怕人民的力量，害怕人民的覺醒，為了自己的專制資產，就企圖用戰爭來保持它。因此，又可以說是一種掙扎。然而，他們錯了，中外古今的歷史證明，一切反動派是最後一定要失敗的；今天的反動派的掙扎，也不過是被歷史屢次證明了的，「沒落前的必然規律」，人民的力量更加強大了，人民的戰鬥經驗更加豐富了，這將加速勝利的到來。

**甲** 第二個疑問：不錯，國軍的力量削弱了，但是，共軍難道沒有損失嗎？

**乙** 自然，戰爭的雙方總是有損失的，否則就不成其為戰爭了。然而，「知己知彼，」不錯估自己與對方力量的統帥，是可以盡量減少自己損失與增加對方損失的。國軍低估了對方，高估了自己，（戰爭時程表的常常失效可為明證），因此遭到大的損失。共軍一開始就認識自己的火力配備弱於對方，而盡量發揮自己的優點，避免火力的堅攻與堅守，力求野戰，白刃戰與夜戰，因此，「中共損失甚微，更沒聽說有脫逃的」（合衆社九月廿五日電）。另一方面，連國軍將領，也不否認共軍由國軍手中獲得了武器與補充，如文匯報特派記者九月七日與杜聿明談話時，杜即承認這點，而共軍實行耕者有其田以後，民心一定激昂，在爭民族獨立，民主自由，世界和平的正義口號下，在自己戰爭口號下，參加這一戰鬥的必不少於抗日戰爭時期，因此共軍的損失不僅可以抵銷，恐怕還能增加。

**甲** 然而，老兄！有的是後台老板，火力的損失隨時可以補充；人力則可以「徵兵拉夫」，在機關槍執法隊監督之下，還不是一樣可以作戰嗎？

**乙** 徵兵拉夫固可彌補於一時，然而這不啻飲鴆止渴，恰如帝俄把工人徵召入伍以後，帶來前線士兵厭戰，瓦解了前線戰意堅決的傭兵一樣，一定會使兵心與民心更加厭戰，弄到到處民變，則後方防守力量就要增加，更會兵力不足。如果共軍再向大後方挺進，那就更加不可收拾。美軍火力補充，在國際形勢變化之下，在美國國內危機日益接近爆發的時候，也不是會一直繼續下去的；你沒有看到袁世凱的末路，當走狗不能起

作用的時候，情形又會兩樣的了。

甲 所以我有第三個疑問：老兄如此樂觀，豈不是以為戰爭不久就會結束？

乙 並不，不，完全相反！我前面所說的一切，都是為了解除你的「迷惘」，就你對目前戰局的「混沌」所引起的「疑慮」逐一加以解釋。我是說：今天的形勢，要比十年內戰，八年抗戰中好得很多，而且戰爭的決定因素在人，而不是在火力，根據客觀上的一切，根據戰略戰術以及過去的戰果，都是說明了必敗與必勝的局面已經確定，而且在今後運動戰游擊戰相輔為用的情形之下，勝利誰屬，已經是肯定了。……但是，我不是說這就可以「守株待兔」，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是需要加上主觀努力的。我更不是說戰爭可以不久就告結束，相反的我認為戰爭還要相當長久。……

甲 此話怎麼講？

乙 因為美國反動派積極準備三次大戰的方針是確定了的，牠必然會支持中國反動派的戰爭，只要美國反動派有一天還在美國得勢，只要中國人民還沒有能給反動派以致命打擊，中國的長期的內戰是一定無法避免的；即使暫時停了，也只是新的戰爭前的沉寂。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人民方面，在目下的戰局中，還沒有能完全取得主動，至少表面上還存在劣勢，解放區的許多城市（包括張家口、承德、淮陰、安東等在内），都已被國軍佔領，一時還不能收復它們。必須依靠今後日積月累的，積小勝為大勝，積無數的殲滅戰為對國軍的致命殲滅，要有比過去四個月更大的勝利才能停止對方的進攻，奪回主

動，由於國軍火力強，指揮上防範，經驗積累以及國際的援助，由於共軍火力弱，交通困難，經濟困難以及國際上（包括美國人民）暫時沒有直接的支援，要取得全面的反守為攻，是不能不有一個較長的時間的。

甲 但是，我們還應當把國軍後方區域的因素加了進去，例如：經濟危機、民心厭戰、軍心思和、物資不足、各種動亂加了進去，如果還有國際上的變化，更會縮短這段痛苦的過程。

乙 是的，你的話很對！但是，我們不能把主要的寄托放在國際變化上，而應當相信自己的勝利。今後的環境，尤其是我們住在後方的，是非常痛苦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各種壓迫會不斷侵襲我們，然而正如九月廿三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所說：今天中國人民的力量，「較之廿年前或十年前更其強盛，共軍即使失去了每一城市，但其勢仍不可侮；在每進一步逼近農村時，將會發現中國農民堅韌的戰鬥」。今天對於中國人民所最需要的，就是堅韌！勝利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要堅韌地爭取！正如林道可教授在評論「中國內戰軍事形勢」時所說，中國人民曾在一九三八——四三年日本進攻時經過一次堅韌的考驗，而且正是真正地贏得了這次考驗；今天的形勢，要比那時美好得多，只要堅韌，只要戰鬥，不要幻想，不要動搖，一定會再一次贏得這次考驗的。

甲 謝謝你的話！我最近因為只看到城市的易手，沒有看到力量的變化，更沒有看到前途的發展，所以十分迷惘，因此我幻想和平，認為屈辱可以換來和平，真是太沒有鬥爭的勇氣了。

乙 不必難過，你開始時就說過：中國的光

明是離不開武裝鬥爭的。很對！讓我們溫習高爾基的名言：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堅定自己的信心，拿出勇氣來面向鬥爭！

甲 秋深了，馬上就是冬天，冬天還要比現在冷，然而，「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乙 這就叫做：「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甲乙 哈哈……。

十月廿七日，晚

## 本刊啓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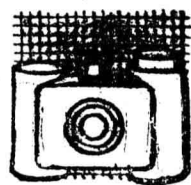
近來印刷及裝訂費用均相繼上漲，本刊成本增高，不得已自本期起，售價改為每期柒百元，如遇篇幅增加，則每面另加二十七元五角，此啓

二、

本刊徵求週年紀念定戶以來，瞬屆月餘，荷蒙各地讀者及友好紛紛介紹訂閱，即將滿額，為此特將截止期提前至十一月十日為止，尚希讀者諸君注意。

# 關無條件和平

劉移山



自從中共代表周恩來氏，在第三方面人士積極勸說之下返回南京以後，非正式的和談，開始進行，沉寂已久的和平空氣一時又活躍起來，但幾天來的事實，已足證明這次和談的趨勢是異常悲觀的。在政府方面說來，這次和談的恢復，正是它的和平攻勢的結果，而這次和平攻勢的目的，却是爲了掩蓋其軍事進攻的計劃，是爲了把過去不死不活的局面拖下去以減少美國政府在國際國內的困難，同時也是爲了爭取第三方面大多數人士能够參加下月十二日的國大，藉以沖淡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的性質，可是紙頭總是包不住火的，幾天來局勢的發展，已經逐漸暴露了政府當局的上圖企圖，當周恩來在第三方面熱情邀請之下一同飛返南京的時候，唯一有權決定國民黨意見的蔣主席，却飛到台灣去視察了，這說明了國民黨方面並不是像它所宣傳的那樣對和平熱心，對於第三方面的進攻，以及蔡文治陳總長三五月內可消滅共軍的殺氣騰騰的談話，和政府代表一再說明必須以接受蔣

主席八項條件爲談判基礎的聲明對照起來，就不難看出，政府是企圖以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來逼迫中共屈服，和動搖第三方面人士對停戰協定及政協決議的堅持的。但是不能否認，這次和平攻勢在某些上層人士中間，甚至也在很多羣衆中間，是起了很大的煽動作用的。它使許多人期待好戰份子回心轉意的和平幻想又復活了，它鬆懈了人們對於時局更加惡化時爲和平進一步鬥爭的準備工作。自然，我們不能對抱有這種和平幻想的人們感覺不滿或輕視，這種和平幻想的產生，在中國是有其深厚的社會根源的。實在，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民已經經歷了太多的戰爭，他們經歷了十數年的軍閥混亂，經歷了三年的北伐戰爭和十年的內戰，特別是經歷了八年的抗日血戰，受盡了顛沛流離殘殺饑荒的痛苦，這不能不使得人民從衷心裏厭惡戰爭，反對戰爭，說實話，他們實在再禁不起任何新的戰爭了，由此，他們就產生了一種無條件的反對任何戰爭，無條件的要求任何和平的觀念，他們總覺着：不管是怎樣的和平，總比進行戰爭好，短時期的和平，總比內戰一直打下去好，一部分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中上層份子，由於看到長期內戰下去中國經濟必然走向崩潰的可怕的遠景，也懷

抱着同樣的無條件的和平觀念，這種觀念反映到一部分爲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的戰士的思想中，就必然會產生一種害怕長期艱苦的鬥爭的思想，時時想尋求一個輕便的成功之道，因而有意無意之間，也懷有了一種無條件的和平的觀念。

但無條件的和平，只存於人們的幻想之中，它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實際上存在的和平是在各種各樣的條件之下的和平，譬如在過去德、義、日等法西斯國家內部，在代表少數金融寡頭的法西斯政黨，鎮壓了反對他們的政黨，剝奪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建立起殘酷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以後，它們也在國內建立起一種和平，這是法西斯獨裁條件之下的和平，又譬如現在的英美兩國，一方面是實際上掌握着一切政權機構的少數大資本家，他們在現有政治制度之下，獲有一切剝削勞動者壓迫人民的方便；而另一方面，廣大的人民，雖然名義上也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由於經濟上的窮困和被剝削，由於文化知識的低落，以及其他種種條件的限制，他們只有始終被壓迫被剝削。這也是一種和平，這是少數大資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和平，是舊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下的和平。再如目前的法國，在那裏大多數中下層的人民聯合掌握了政權，過去權勢赫赫

的二百家目前大權旁落了，這是無產階級與中小資產階級聯合專政之下的和平。再如蘇聯，這裏只有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這裏已經沒有人壓迫人剝削人的制度，任何人們都有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完全的自由，這是建立在最徹底最進步的民主制度條件之下的和平。這就是現實上存在過或存在着的各種條件之下的和平，而就國際範圍來說，蘇聯所追求的是各國和平共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和平競爭的國際和平，美國所追求的是在原子外交威脅下全世界的民族都爲美國大商人大資本家的利潤而服務的國際和平，過去希特勒所追求的則是納粹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國際和平。可見和平是有各種各樣的。但是應該特別指出，法西斯蒂所要求的和平，乃是：只要你向我屈服投降，自然就有了和平，否則我便用戰爭來打敗你。實際上這並不能算是一種和平，這只是接連不斷愈演愈烈的戰爭的製造而已，而人民的立場，就必需是以羣衆力量，逼使法西斯好戰份子放棄這種製造戰爭的步驟。

數十年來人類的歷史證明，人民總是愛好和平期望安居樂業的；也只有和平中，在人民的安居樂業中，社會經濟才能得到順利的發展，因此，我們認爲人民的和平要求是一種促進社會進步的革命力量的表現，歷史也證明，人民只有在反動的統治當局逼使他們不能不以戰爭求生存的時候，他們才會選擇

了戰爭，才會選擇以戰爭求和平的道路的。根據這樣一個原則來觀察目前的國內局勢，政府所走的道路，就正是逼使人民選擇戰爭的道路，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對於戰爭的恐懼，任何因感到戰爭的恐怖而產生的希望好戰份子回心轉意的幻想，任何一種無條件的和平觀念，在客觀上都是幫助了戰爭的蔓延，而不能阻止戰爭的發展。我們有些進步的政治家們，在政府當局正在各地大量封閉民主刊物的時候，却要反內戰爭和平的人民對政府實行宣傳休戰，而不去指明政府統制言論的目的，正是爲了便於進一步進行內戰，而予以堅決反對。正當政府中好戰份子妄想以武力消滅中共因而不惜全面破裂進行全國內戰的時候，我們的名流學者們却發出了無條件要求和平的意見，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了政府的和平攻勢，鼓勵了好戰份子的戰爭意圖。對於人民爭取和平的運動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事實上，今天好戰份子進行內戰的目的，已經非常清楚了，它不過是爲了保持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爲了要鞏固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中國人民的反動統治。但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的幫助是一點事情也做不出來的，它不能不依靠外援，依靠美國帝國

主義的幫助，而美國反動派的積極援助政府進行內戰的目的，則顯然是爲了把中國造成供美國資本家壓榨剝削的殖民地，和爲了把中國造成第三次大戰時的反蘇基地。與國民黨及美國反動派的企圖相反，中國人民的反對內戰，就是爲了要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因而也就結束了中國人民在國民黨貪污腐化的反動統治下所遭受的一切痛苦，結束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避免爲美國帝國主義所奴役，建立起獨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國。

因此，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我們要求和平必需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條件，那就是要能够使中國對外取得民族獨立對內取得民主自由，離開這個最低限度的條件，對人民大眾說來，那就是繼續過去的痛苦生活，這種和平就毫無意義可言，中國人民流血犧牲堅持了八年的對日抗戰，其目的決不是爲了換一個外國主子——趕走日本，迎來美國，也決不是爲了幫主子打江山——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廣大人民的繼續壓榨統治，而是爲了爭取民族獨立，爭取民主自由，否則就無異使八年抗戰形同虛擲，在這一原則之下，在今天的和平談判中，中國人民必須堅持一月十日的停戰協定堅持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因爲這正是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

所得到的具體的成果，如果遷就目前的軍事形勢而犧牲一月十日的停戰協定，甚至一如無條件和平主義者所希望的一樣取得了暫時的妥協爲和平，但過去的經驗證明：這樣只有更加加強了好戰份子對武力的信心，新的停戰協定將不旋踵而又被破壞，結果，暫時的妥協的和平，只能造成新的更大規模的戰爭，到那時候，我們的無條件和平主義者是不是還會再遷就一下新的軍事形勢而再妥協一次呢？那樣下去，內戰將無盡期，人民因內戰而受的痛苦也將無盡期，並將愈演愈烈。而爲支持長期內戰，國民黨政府勢必要獻出更多的主權給美國，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勢必更加低落，終至淪爲菲律賓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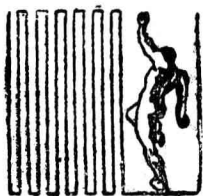
但是應該說明，這種假設是沒有什麼根據的，經過了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的中國人民，到底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安份守己」了。即使中共願意一步步的退讓下去，掙扎在死亡綫上的人民也勢必難免要走上以暴力來爭取真正的和平的路子，那時國內局勢只有更加混亂，爲了爭取和平，人民將只好付出更大的代價。

而且，任何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也決不會採取如此無原則的讓步，因爲停戰協定的防地問題，在

民主的原則上看起來，決不是什麼地盤之爭，而是民主與反民主之爭，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地盤是可以放棄的，但民主的原則却決不可以放棄一絲一毫，政協決議更是各黨各派一致同意全國人民一致熱烈擁護的建國總方針，更不可以有絲毫的損害。目前好戰份子在美國反動派支持之下既然企圖以全面戰爭來修改停戰協定及政協決議，一切民主人士就只有堅決起來爲維護停戰協定及政協決議而進行堅決的鬥爭。自然，好戰份子在美國反動派支持之下，今天還是有力量進行大規模內戰，但是它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因爲美國國內的問題已經是愈來愈多了，很多人已經起來反對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進步民主力量正在日益增長，經濟恐慌的到來也不會太遠了。另外還有國際上的束縛。它決不能無限制的援助中國的內戰，而國民黨現有的軍力，已和它的戰略企圖存在着很嚴重的矛盾，在其作戰中大量消耗之下，在全新佔領區人民堅決反對之下，在全國人民因不堪忍受長期內戰痛苦而到處騷動的情形之下，國民黨的力量將不足以支持好戰份子的內戰企圖，那時候，才可能將是我們獲得真正和平的時候。

# 否決權與西班牙問題

梁純夫



## 一

十月廿三日在紐約開幕的聯合國機構第二屆大會，首先引起爭論的是否決權和西班牙問題。這兩個問題在今年六月的安全理事會中是有過一段因緣的。

今年四月間，波蘭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了西班牙問題：認為弗朗哥領導下的西班牙是國際磨擦的根源，對和平的威脅，要求安全理事會領導各聯合國國家對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

波蘭的建議會得到蘇聯、法國和墨西哥的支持，而遭受荷蘭和英美的反對。英美認為波蘭的建議是干涉西班牙內政。後來經澳洲提出折衷辦法，由安全理事會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對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作一個月的調查。

在調查期間，西班牙流亡共和國政府領袖齊羅爾曾出席安全理事會，指證弗朗哥政權與在西班牙及德國境內德國份子互相勾結，正進行一種擴軍計劃，擁有超過和平國家所需要的武裝隊伍，維持一種秘密組織，並且在技術上和原料上都可以製造原子能。比利時提出的證件證明弗朗哥西班牙已成為軸心人員的巢穴。墨西哥的證件指出西班牙長槍會在南美國家的特務活動。此外，美蘇等國也提出很長的報告，列舉弗朗哥政府在大戰期間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勾結的種種事實。

所有這一切證據都說明弗朗哥西班牙對於世界和平是一種威脅。但是小組委員會在英美的支配之下，竟輕描淡寫地把這問題結束了。六月十八日，西班牙問題小組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三項辦法：（一）安全理事會贊成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英、美、法三國所發表關於譴責弗朗哥政府的宣言；（二）安全理事會將西班牙問題移交聯合國大會處理；（三）由聯合國秘書長採取適當步驟，將各項提案傳達給全體會員國和其他有關各國。

這辦法在安全理事會中得了九票的支持，但是蘇聯認為安全理事會對西班牙問題應該立即採取直接行動，不能接受這種拖延政策，因此連續三次運用否決權，把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否決，使西班牙問題仍然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中。

蘇聯代表的這一行動，却給了英美反動派一個反蘇的藉口，羣起指責蘇聯「濫用」否決權，於是取消否決權和限制否決權的運動便在英美及其支配下的國家中風起雲湧了。

## 二

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中，取消否決權和限制否決權的建議由古巴和澳洲的代表正式提出來了。這兩個國家，在舊金山會議中便曾以維護小國權利為號召而反對否決權。在巴黎和會中，澳洲代表又曾以同樣理由反對蘇聯主張的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其實，在這種問題上，並沒有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利害衝突。就以巴黎和會而論，澳洲代表所提出的許多修正案，都是與東歐各小國的利益完全相背，而純粹站在英美兩大國家的立場說話。最顯著的如特里雅斯特港問題和多瑙河航權開放問題，英美的方案是完全違背東歐各小國的利益的，可是以澳洲為首的所有西方各小國，竟不顧東歐各小國的反對而投了贊成票。從這種事件看來，蘇聯所堅持的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反被證明是維護小國權益的辦法。

因此，古巴和澳洲反對否決權的叫喊，不過是英美的傳聲筒。當這兩個小國的建議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後，英美兩大國家的領袖也就掩飾不住內心的興奮，而把真意洩露出來了。英國首相艾德禮在十月廿三日下午院辯論會中說：『在舊金山會議中，我們原認否決權僅得在特殊情形下偶一使用，初未料及此項否決權，當某一強國與他強不能協議時，竟被任意一再使用，此等現象將使安全理事會之價值為之逐漸喪失殆盡……聽任安全理事會之尊嚴及職權喪失殆盡實為對和平之最大打擊。英國政府於目前雖不擬動議修

改聯合國憲章，然否決權之使用，確應予以再度考慮，以符合創立之原意。」

同是這一天，杜魯門總統在紐約向聯合國大會發表歡迎詞時也說：「否決權及多數票表決之運用均不能確保和平。除一致接受之協議外，我們實無更佳之代替品，因此種協議，對各方均一視同仁也。」

艾德禮和杜魯門都認爲否決權妨礙和平。莫斯科電台廿四日的廣播却指斥艾德禮是「和平的敵人」。究竟蘇聯堅持否決權是爲着和平呢，還是英美主張限制否決權是爲着和平呢？

取消否決權運動是由小國權利和西班牙問題而起。那麼讓我們聽聽一些小國對於西班牙問題和否決權的意見吧：

在十月二十六日的聯合國大會中，智利代表里沃致詞說：「以言西班牙問題，余認爲保障不干涉原則之最佳辦法，厥在推翻因法西斯主義干涉而產生之獨裁政權。關於否決權問題，余贊成維持現狀。」

同日挪威代表藍琦發言說：「余茲要求聯合國各國應採取共同行動，俾西班牙民主力量得以重行建立一自由與合法之政府，一俟此種政府產生之後，法西斯主義之堡壘以及國際摩擦之永久源泉因而消滅，西班牙人民亦得在聯合國各國民主國際間恢復其固有之地位矣。以言否決權，余亦贊成維持原狀。」

從這些意見看來，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對西班牙問題運用否決權，不單不違反小國的權利，並且恰恰符合它們的意志。西班牙弗朗哥政權之威脅和平是盡人皆知的。聯合國大會秘書長賴依總結安全理事會數月來關於這問題的爭論說：「德日兩國雖已屈膝投降，但西班牙仍受法西斯主義之統治，殊可扼腕。弗朗哥政權存在一日，仍足以構成聯合國機構各國間永久不協調之原因，深望西班牙能重行組織民主政府。」

聯合國機構的任務是在打敗德日兩個法西斯頭腦之後，繼續反法西斯戰爭未竟的工作，撲滅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義餘孽，消除戰爭的原因，以建立永久和平。但是英美却阻止西班牙問題在安全理事會討論，阻止聯合國對西班牙採取最低限度的直接行動——與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英美的用心，是爲着維護和平，還是爲着培植戰爭，便不問可知了。

## 三

那麼，英美反對否決權的真意究竟何在呢？這真意艾德禮不敢說出來，杜魯門不敢說出來，邱吉爾却把它洩露出來了。在十月廿三日的英國下院辯論會中，邱吉爾繼艾德禮首相之後說：「人人均知蘇聯若無否決權之

保障，當不致參加舊金山會議。貝文外相若動議修改安理事之否決權使用規定，下議院當以全力支持，希望貝文此次去美國，能順利完成任務。」

否決權是在克里米亞會議中確定下來的。邱吉爾是這次會議的三國領袖之一，對於否決權的真正意義，邱吉爾自然了解得最清楚。我們可以相信，邱吉爾當時是反對否決權的，但是在斯大林堅持和羅斯福的資助之下，這制度被確立下來了。

無疑地，否決權是三強合作的一種保證，而聯合國機構是建立在三強合作的基礎上的。羅斯福與斯大林同樣認爲，戰後世界持久和平的維持，只有依靠於三強合作。反法西斯戰爭由三強合作打勝，戰後和平也必須靠三強合作來維持。斯大林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革命節的演說便把這一意念表出來了，他說：「國際組織如欲獲得有效之結果，則負責打倒希特勒德國之大國，必須一心一德，以協調之精神，繼續工作。」羅斯福於克里米亞會議回國後向國會報告時也說：「克里米亞會議是美國歷史的轉捩點……這兒並沒有供給我們袖手旁觀的餘地，我們必須負起世界合作的責任，否則便要負起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責任。」

但是邱吉爾的想法却完全不同。「西方集團」，「歐洲家庭」等等帝國主義時代的均勢觀念在他腦裏盤旋不去。他以為打敗希特勒德國需要蘇聯的幫助，可以三強合作。不過德國被逐出歐洲政治舞台之後，歐洲應該是由英國單獨領導的，就是所謂「歐洲家庭」；如果英國的力量不濟，再請美國來幫幫忙，就是所謂「西方集團」。不論「歐洲家庭」也好，「西方集團」也好，主要的目的是把蘇聯排除於歐洲政治之外，使歐洲成爲英國或英美獨霸的世界。

顯然的，邱吉爾是希望今天的聯合國機構要像從前的國際聯盟一樣，成爲帝國主義強國佔世界的保鏢。因此他不願蘇聯插足其中，妨礙他們的計劃。如果蘇聯在這裏還有否決權，那就更不對了。在邱吉爾看來，聯合國機構與「西方集團」應該是二而一的東西。帝國主義者不需要三強合作，不需要蘇聯插足於世界事務之中，當然也就不需要否決權了。

當美國反對政府已經公然拋棄了羅斯福的世界合作路線，公然對蘇聯採取所謂「強硬」外交時，杜魯門今天附和邱吉爾的主張，策動取消或限制使用否決權，就毫不不足爲奇了。

不過，英美既然放棄了國際和平的路線，而走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路線，也就不必遮遮掩掩，說是什麼爲着世界和平，爲着一協調了。因爲世界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誰在製造戰爭，誰應負破壞和平的責任，是不能瞞過世界人民的眼晴，也終究推卸不了那責任的。西班牙問題是最好的見證。

(十月廿八日)

# 論「否決權」的意義

薩高老夫著

岳光譯



現在全世界的輿論焦點，都集中在戰後問題的解決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和平時期留下了許多重大的任務，要求幾個國家共同努力來完成。

幾個戰後問題儘管都如何重要，但歸根結底，不外是一個基本問題：即如何保證公正而長久的和平；如何保證長期的國際安全；如何防止國際反動陣營中的最瘋狂的冒險主義者，實際上在結束反法西斯軸心國家的軍事行動的第二天，所業已開始宣傳和準備的這種新戰爭的到來。

但近來，為服務國際合作而建立的機構，在工作上碰到了極大的阻撓。只要回憶一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曾提出的所謂伊朗問題，安全理事會上討論法西西班牙問題的無結果，外長會議在五月裏的失敗，聯合國統制原子能委員會上

所看到的嚴重分歧，以後巴黎和會關於表決程序問題上所展開的鬥爭之類，就可以明白。籠罩着全世界的陰雲，給全世界輿論一個極大的不安。顛倒是非和混淆黑白似地把罪過推到他人身上，使一般人的隱憂脫離問題的焦點，這一類的罪惡行動，實在是不一而足。當前國際合作道路上的真正障礙，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它的性質是什麼？

對於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回想一下不久前的經驗，如聯合國反對共同敵人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鬥爭，是有幫助的。如衆所周知，在這一鬥爭當中，曾出現過要求共同解決的不少重要而複雜的問題，曾發生過不少意見上的矛盾與分歧。但是，反希特勒聯盟中各國的基本迫切利益是一致的，因為大家都急切希望擊潰威脅人民自由與生命的共同敵人，從而其他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就找到了正面的解決。自不待言，這種成就並不是不勞而獲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一舉手一投足得到的，而是經過了千辛萬苦，所以在戰爭期間反希特勒聯盟各國不僅能發見了共同的利益，而且還在極難容忍的基本主張上，共同解決了許多最重要的戰爭問題。

就是領導反希特勒聯盟的強國有這種一致性，才構成戰勝強大兇狡猶敵人的主要條件。巴黎和平會議中的某些代表，曾用過去的事實簡捷地提醒人們注意說，假如大國在作戰期間沒有一致同意這種事實，則此次和平會議也絕對召集不成了，這決非誇大的話。有的小國代表，曾請和會注意說，被希特勒匪徒所奴役的歐洲國家，過去只由於現在有人所形容作威脅小國利益的這種大

國一致同意原則，才發見了解脫法西斯枷鎖的曙光，這何嘗不是事實。

遠在戰爭時期，大家都已瞭解：戰後時期的任務，尤其是保證各國長期和平和安全的任務，比戰時爭取勝利的任務，還需要各個民族與政治家們作更大的努力。在世界上存在着一種極具權威的勢力，他們代表着少數貪婪份子的利益，在進行着破壞安全與和平的勾當。這種集團所企圖的一個或兩個大國掌握世界領導權，這是有背於保持國際永久和平事業的。在這種條件上可以想像得到，國際合作的大廈，只有在戰爭經驗所早已試煉過的基礎上，才可以順利地建築起來。

這個基礎，就是戰爭期間同盟國間所早已確立的關係，那對國際問題共同決定的政策。千百萬人曾經期望：聯合國在戰時所主張的崇高目的，不要在戰後忘得一乾二淨。各國人民都會期待：反法西斯侵略的戰勝國陣營，不要變為自私自利者爭權奪利的角逐場，不要變為某些強國用武力反對其他國家的政治舞台。

戰後第一年的事實曾告訴我們：並非所有的強國都滿足了愛好和平人民的這種期待。事實上，誰能承認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政策，是維持戰時所設計的那種國際問題共同決定的行為呢？最熱烈擁護英美現在外交政策的人們，並不否認：美英路線決不沿着戰時所走的那條行得通的道路前進。就應當在這一點上尋找國際合作大道上日益強大的困難癥結。證明這種情形的顯明實例，可以舉出很多。試觀其中的兩個例子也就可以知道一切：如美國所提議的原子能管制問題，以及巴黎和平會議的表決問題。